

如何以藝術之名

採訪原住民藝術家

文、圖/黃靜瑩（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研究生）

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提取採訪時所累積的觀察，試圖在作品與創作論述的相關討論外，繞道而行，沿途標記藝術家們的片段話語，將採訪之餘的個人思考帶入，試著勾勒出在這一年半裡共七次的採訪經驗中，所瞥見的景象。

踩在交疊線上

若以當代藝術強調多元類別的角度來看，原住民藝術家們以「木雕」為主流的藝術表現，讓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木頭這個「媒材」被偏愛、被特別重視的特殊現象。面對這乍看之下最顯眼的特質，若我們不去觀看藝術家們的養成環境，很容易就將之視為某種保守態度而予以否定。這份對於特定媒材的強烈執著，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導引線：與我們一般常見作品（例如美術館所見、藝術史書本上所見等）的最大差異在於，當代原住民藝術發芽茁壯的養分，並不是龐大的中國、西洋藝術



● 阿水工作室一隅

史土壤，而是另一種特殊的歷史沉積。在人為操作下生產出的物品，例如：門楣、祖靈屋內的木雕物件、表徵階級的裝飾，「物」這個元素，長期以來對部落而言，它的意義從來都不僅止於現世生活的功能性，而是族群整體過往的凝鑄，對特殊存在情狀的目睹，同時也是對當下的一種時間參照。這種面對物的方式，續存於原住民藝術家身上，體現為對特定媒材的熱愛，尤其是「木」，除了因為木頭曾經是供養部落的重要資源因而銘刻了關乎生存的特殊意義，同時也因為對木進行鑿刻、安置的動作，一直以來便仿如某種隱喻的書寫，是現世與不可見世界的通道，它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具象或抽象的立體塑造。

也因此，若我們單向看待媒材的選取與運用，便只能夠看見原住民藝術家們在藝術的問題上彷彿只專注於木雕或是雕刻的形式美感，然而這或許是過度以當代、現代藝術為中心的解讀，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多數的原住民藝術家們並不那麼關心自己是如何被主流藝術界看待。記憶猶新在一次的訪談中，哈古頭目直言自己真正在做的事情與過往相差無幾，只是如今以藝術之名。由於並不直接依賴主流藝術史的背書（也許因為擁有另一部歷史），對此刻正活躍著的藝術家們而言，以藝術為名進行的種種實踐，時常是對過往經驗的模擬或是對當下訴說的管道，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展演，如同由豆豆催生而凝聚的「意識部落」，以藝術為支點撐開了集體探索與想像的意識，藝術如同一種可被運用的助動詞。而這樣的態度，是原住民藝術家們與「藝術」這個詞語接軌的方式，是某種交疊與共構的默許。

朝向內裡

而另一方面，在數次採訪與作品的觀看經驗中，亦發覺一個特出的點，是採訪過的幾位原住民藝術家（拉黑子、哈古、豆豆、達鳳、伊命、阿水等）皆具有的特質——對某種可能性的強烈想望，也許是面向著部落總體或是極為個人的生存姿態，一種在現今特定的輕盈氛圍裡恐怕會被視為過於嚴厲的沉緩持重。印象深刻拉黑子曾描述溯溪而上搬運漂流木的經過，在工具器械普及的當下，背道而馳地選擇了近乎磨難的原始勞動，乍看之下毫無積極意義，只是增添了一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個人性體驗，而這份體驗甚至不見得能夠被辨識、被閱讀。如達鳳在太巴壠部落一角搭建的工作室，十數年的創作時間已在那空間中印下安靜沉默的身影，以及無止盡從刀尖被削削下的木頭屑片，在工作室一角持續燃燒。又或者如「意識部落」的催生者豆豆，毅然拋下安穩生活，颶風吹倒工作室後四處漂流，再耗費極大心力重新搭建居所。這些讓日子離開尋常軌道的抉擇，仿如以一種最低限、最不喧嘩的方式，朝向內裡，在極為私人的身體、時間內部折返出意志痕跡，重重投擲了在我們年輕一輩的生活裡時常喊著無聊、無趣而打發的光陰。對這些藝術家們而言，所謂的「創作」似乎必須放置在上述的經驗脈絡中觀看，方能完整。它首先關係到某種



● 意識部落繪印布巾



生存方式的抉擇，而作品僅是一種顯露，是少數可以被閱讀到的介質。然而，問題在於，是什麼樣的環境背景，促發了這種種不約而同的抉擇？

在訪談中偶然參與了幾次的餐後閒談聚會，發現除了特定的知識份子之外，原住民藝術家們時常是部落中最具有自我文化意識的一群，這份意識讓他們對文化資產的傳承或是保留擁有高度自覺，並在這自覺之外，生產出對於自我認同或是生存方式的強烈盼望。若回到之於部落的具體關聯來看，我們發現，藝術家們藉由創作與部落維繫了一份極為特殊的關係，它是親密而又疏離的一對於過往歷史、部落的強烈認同，以及對當下急速轉變的部落生態持有距離，如拉黑子或達鳳的作品，濃厚著追憶過往、批判當下的意圖，渴望透過作品重新見證某種生存經驗，或是提煉出特定的精神存在。也許更精準地說，原住民藝術家的企圖，時常不僅是針對藝術問題本身，而是自我認同的再塑與定位，它也許關乎部落，或也許只是某種生活可能的實踐。

我嘗試在上述理解中，去解讀乍看之下所謂的「沉重」。也許對許多觀者而言，部分原住民藝術家的作品彷彿脫離不了文化使命的包袱，容易顯現出某種悲情、控訴、批判，或是一種緬懷與背負，因而顯得過於沉重。在此並不想去評價在特定時代處境中不得不的選擇，但想嘗試提出且釐清的是，在可見作品與可閱讀的作品意涵之外，似乎必須去看見生活環境與藝術家抉擇的處境，在其身處的現實場景中，創作如何成為一種施力的重心。



● 達鳳工作室一角

那不單單只是在作品中引用部落資源、在創作理念中袒露某者背負了什麼樣傳承使命的表象，而是在一種對自身的抉擇中才能夠被看見。如此面向自身的一種意志摺痕，帶動了與這些藝術家們息息相關的原生居所之關係。很自然地，對自我的要求與意識地塑造，展露在生活環境裡，彷彿是朝內凝聚而後輻射的核心，生產出各種實踐的可能，而非陷落在既有的藝術世界裡、模仿著藝術家的皮膚。部落、生活、創作這之間的種種，並不是單線式的因果關係，而是相互的交纏帶動。也因為始終由自我這個核心出發，因此對於生存的處境，在保有高度的開放與關懷之餘，同時擁有另一份坦然於胸的誠實以對。

也因此我們可以體會，在公視日前播出的「以藝術之名」記錄片專訪中，拉黑子為什麼會建議部落裡年輕的藝術工作者不要陷在原住民藝術裡。除了因為那只能夠學習到表層，那將是過早侷限在既成想像之外，這樣的建議事實上迫使藝術家們必須直接面對如下的焦慮：如果一旦將這樣的形式拋下，那麼是否會再也認不出自己？拉黑子的建議如同鋒利的雙面刃，精準地切開部落與藝術之間纏繞的關係，同時將問題指向創作者自身，迫使行走於這條鋼索上的藝術家，必須在既成的、現有的形式、意涵、價值等言說體系之外，尋求真正讓自己能夠做得下去的養分，而它首先就必須是一種脫下外衣的誠實。

暫時的小結

採訪過程中，曾經數次忍不住想問：什麼是原住民藝術？為什麼要刻意定位所謂的「原住民藝術」？是因為藝術工作者的族群身分？還是因為這是某種藝術作品的特殊性質？如果說，是因為藝術家的先天身分，那麼這樣的定位是否過度侷限與先入為主的不尊重？如果說，這是某種藝術的特質，那麼是否如同早已看完結局的電影，似乎再多的書寫、藝術家個體再多的嘗試超越都只是一種錦上添花的贅述？上述疑問在採訪完的書寫過程中是種隱性疑慮，在曾經進行的數篇文章中，深知對此問題無法回應，所以選擇暫時性避而不談，而嘗試以一種「被引領」的方式進行觀察後的紀錄—獨特的個人質氣、過往經驗中遭遇的困境與出路、某種強悍的信念，這些採訪對象們流露的訊息，引領我以一種粗糙的設身處地、破碎的幻想拼貼進行危顛顛的書寫。幾乎每一次都是莫名考驗，因為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總體。而關於「什麼是原住民藝術」，關於在此界定下的種種疑慮，伴隨著這些藝術家們生活的日子，持續行進的步幅，想要去找到一個答案的片刻竟不斷被延遲著。也許原因在於，對這些藝術家們而言，所關心者早已不再是「什麼是藝術」或是「什麼是特定一種藝術」，它早已轉向為「而我們，究竟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 都蘭海岸與豆豆



● 伊命的家

